

新 课 标 课 外 阅 读 能 力 提 升 丛 书

NEW CLASS SIGN

母亲的灯光

MU QIN DE DENG GUANG

张晓峰 著

丛书主编
刘志学

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非外借

NEW CLASS SIGN

母亲的灯光

MU QIN DE DENG GUANG



张晓峰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母亲的灯光 / 张晓峰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8.2
ISBN 978-7-5699-2228-8

I. ①母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1887 号

母亲的灯光

MUQIN DE DENG GUANG

著 者 | 张晓峰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梁明德 吴 霜

责任编辑 | 周连杰

装帧设计 | 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晔 敬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-365010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155mm×220mm 1/16 印 张 | 18 字 数 | 236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228-8

定 价 |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母亲的灯光

- 母亲的灯光 /1
- 一巴掌，一辈子 /3
- 轮椅上的弦声 /5
- 送姐一件羽绒服 /7
- 父亲心里有道坎儿 /9
- 卑微者的“智慧” /11
- 母亲的“骗局” /13
- 给雪人下跪 /15
- 父亲陪考 /18
- 父亲节的礼物 /20
- 父亲进过看守所 /22
- 狠心的娘 /24
- 寄给父亲的稿酬 /27
- 盲 父 /29
- 你这个死妮子 /32
- 给娘买个喊话器 /34
- 风雪圣诞夜 /36
- 十二张罚单 /38
- 一车煤 /40
- 怀揣梦想上路 /42
- 爱情演练 /44



母亲的灯光

- 给你一个惊喜 /46
- 温暖的豆浆 /48
- 擦肩而过的爱情 /50
- 把“黑马”拉下马 /53
- 没有下发的通报批评 /55
- 请个小偷来偷我 /58
- 请个老外当枪手 /60
- 会走穴的地球仪 /62
- 保卫老师的爱情 /64
- 阻止老师的爱情 /68
- 春天的忏悔 /70
- 给耳朵留一个孔 /73
- 玩打火机的女孩 /75
- 无言的约定 /78
- “小偷”的报复 /81
- 青春无罪 /84
- 一场球，一辈子 /86
- 一行字，一辈子 /89
- 一支烟，一辈子 /92
- 谁动了我的电脑 /94
- 最后的机会 /96
- 美丽的唇印 /98
- 一分不少你的 /100
- 三个矿工的遗嘱 /104
- 说个不停 /107
- 关门弟子 /109
- 丢了十块钱 /111

母亲的灯光

打工奇遇 /113
小偷骂爹 /115
小偷也有私房钱 /117
报 料 /119
出 气 /122
断 指 /124
花园里的脚印 /126
丢 车 /129
小胡的胡子 /133
找个熟人进局子 /135
我的私房钱 /138
拜年短信 /140
给领导弄个奖 /142
躲 年 /144
获大奖 /146
竞 争 /148
卖房送锁 /151
买白薯 /153
请名人写序 /155
突 破 /157
新客户 /159
自 首 /161
“万年历” /163
最后一次世界大战 /164
晚 餐 /166
失 足 /168

母亲的灯光

- 因为孩子 /170
- 最后的面试 /172
- 最后一次投稿 /174
- 大师的谎言 /176
- 突如其来的赌运 /178
- 皮鞋和红薯 /180
- 一罐铜板 /182
- 宝 地 /185
- 一场事故的“后遗症” /187
- 送温暖 /190
- 扶 贫 /192
- 徐四清求医 /194
- 徐四清进城 /196
- 英雄难当 /198
- 打 井 /200
- 徐四清的生活质量 /202
- 割 麦 /204
- 联防队 /207
- 免费带路 /209
- 卖树苗 /212
- 般 配 /214
- 人约黄昏后 /216
- 旅行结婚 /218
- 出租女婿 /220
- 斗地主 /223
- 地震棚 /225

母亲的灯光

- 对门开了一家店 /227
- 改村名 /229
- 剧组急需驴演员 /232
- 骂玩儿 /234
- 谎言如诗 /236
- 浇 地 /238
- 冠军的秘密 /241
- 跑成一个贫困村 /243
- 铺 路 /246
- 死亡指标 /248
- 选村霸 /251
- 一袋玉米 /253
- 老亲戚 /255
- 抓 赌 /258
- 一张船票 /261
- 彩 礼 /264
- 换鸡蛋 /267
- 盼涨水 /269
- 跑成一个贫困户 /272
- 伪 证 /274
- 谁说眼泪不值钱 /277
- 私 奔 /279

母亲的灯光

小巷很长，白天可算是一道风景。南边是一排楼房的背面，楼房的墙上画满了小巷孩子们的“画作”。北边的院墙上时不时会探出几朵小花。春有桃，夏有石榴，秋有海棠，冬有梅。可是无月的夜晚，就有点幽暗阴森了。路面也不好，坑多石子多，不小心就会崴了脚。

梅子更怕走在无月的小巷里，因为她要摇着轮椅走完这条小巷。她租住的屋子在小巷的尽头。三年前，为了阻止父母离婚，梅子从楼上跳下，摔断了双腿。在经历了生与死的反复较量后，梅子离开了她生活的那个城市，离开了愁白了头发的母亲，选择了这样一个江南小城居住了下来。她不想看到那些同情和怜悯的目光。她用她从家带的钱，在一所学校附近办了一个读书社。如今读书的人少了，况且她书社的书多是纯文学类的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书，所以生意不太好，除了房租和生活费，所剩无几，但梅子很知足，因为她生活得平静而充实。

梅子在学生下晚自习后把白天借走的书归还了才能回家。回到小巷时，大都要到十一点了。借着月光，梅子把轮椅“吱吱嘎嘎”地摇进小巷不算什么；无月的夜晚，梅子就把轮椅摇得很慢。幽深的小巷静得可怕，轮椅颠簸得厉害，发出的声响很夸张。梅子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，又不敢往后看，就想把轮椅摇得很快；轮椅一快，就难以掌握方向，有时会碰到墙上，把轮椅碰翻。

最近梅子发现，小巷口第三家的灯光总是亮着。灯就安在窗户边，柔和的灯光从窗口照到小巷里，照亮了大半条胡同。梅子很感激那家的人，同时又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别的人家都睡下了，这家的人却还亮着灯？他们家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房间住着的是什么人？不会是专门给自己留的灯光吧。梅子又暗自笑起来：怎么会呢？她在这里又没有一个熟人。

天数一多，梅子就觉得真的蹊跷。于是，她走到小巷尽头，拐过弯，却没有进自己的屋子。她探头往小巷口看，发现灯光已经灭了。梅子的眼睛湿润了——为这份默默的守候，这份无私的关爱。

第二天，梅子买了一大兜水果，摇着轮椅去找那个专门为她驱走黑暗和恐惧的人。她敲了很久的门，才出来一个瘦得像把柴草、举步维艰的老奶奶。梅子问：“这里只住着您一个人吗？”老人点点头。梅子满含热泪：“老奶奶，谢谢您每晚等我回来，给我照亮回家的路。”老人说：“你不用感谢我，应该感谢你的母亲。我是受她之托才这样做的。她知道你不肯回家，不愿见她，而她天天盼着你回家呀。回家吧，孩子。不然，你母亲也会像我一样，把眼快要熬瞎了。到我完全瞎的那天，就不能给你照亮回家的路了。”

梅子告别老奶奶，把轮椅摇得很快，因为，她要回家。今天就回。

一巴掌，一辈子
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

那时我在县城上学，高二。快要收麦的时候，有一天上午放学，我冲出教室，准备向食堂冲刺，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小名，低头一看，是爹。爹将鞋子脱了，垫在屁股下，坐在我们教室窗户下等我下课，现在正穿鞋子。爹扶着墙，慢慢站起来，一迈脚，差点摔倒。我忙扶着他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，坐了半节课，腿麻了，老了啊。爹身边有个袋子，我要背，爹不让。我扶着爹往外走。

爹说他是来卖杏的。家里有棵杏树，麦黄的时候杏子也熟了。爹叹口气说，城里人都不吃杏子了，五毛钱一斤也没有人买，一上午才卖了五块钱。到了学校门口，爹把裤兜儿翻了个底朝天，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我。爹说，再苦几天吧，收了麦咱就有钱了。爹要走，我说什么也不让。我拉爹去学校附近的烩面馆去吃羊肉烩面。爹说，我吃过三次了，不吃了，不好吃。我不吭声，只管拉他往前走。

学校附近的几家烩面馆人都很多。我拉着爹到了最冷清的香香烩面馆。我要了两大碗羊肉烩面。爹说他要小碗，我坚持说两大碗。烩面下出来了，爹又要将烩面拨到我碗里一些，我不让，爹就把碗里仅有的几块羊肉夹给了我。我没有再拒绝。爹在碗里加了好多辣椒油。爹吃得很香，吃得热气腾腾，吃得热情高涨，汗水把他花白的头发都浸湿了；头

发一湿，更显得稀疏了，更显出老态了。有见过我爹的同学，说爹老得都能当我爷了。

在我们吃过饭去结账的时候，麻烦来了。老板说上星期你来我们这儿吃过饭，对吧。我下意识地地点头。当我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我已经点过头了。老板说，那次你们吃了我五碗饭，都没给钱，你这次把钱都付了吧。我不想为难你，只要你把饭钱付给我就行。上次十块，这次四块，一共十四块。你先替他们垫出来，回头你再给他们要。我一秒也不愿在这儿停留。我准备查钱，看够不够。爹跑了过来，和老板吵了起来，说老板讹人，说人家欠的账为啥让我孩儿还？老板也生气了。老板对爹说，你孩儿他们把我害惨了，知道吗？他们上次来吃饭，快吃完的时候，放碗里一只苍蝇，反说我的饭不卫生，吃了饭都不给钱。坏了我的名声啊，我的饭馆都要开不下去了啊。爹愣住了。爹说，我不信，我孩儿不是这样的人。老板说，学生娃啊，开始谁信？还是听他们同学说的，后来别的饭馆里的人也说见过他们几个。爹掉转头，用失神的失望的愤怒的眼神儿看我。我的头脑失去了思维，一片空白。

我看到爹举起了巴掌。我闭上眼。“啪”的一声，非常响亮，但我却不觉得疼。睁眼一看，爹的巴掌打到了自己脸上。我跪了下来。老板过来抱住了爹。有热热的液体滴到我头上，也不知是爹的汗还是爹的泪。

爹给老板说了很多好话，求他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学校。老板满口答应。爹把没卖完的杏送给了老板，说好他明天再来还欠的十四块钱。爹拉着木偶一样的我走出香香烩面馆。爹走路像喝醉了一样，摇摇晃晃。爹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找到了他的破自行车，看着我，想说什么，但终于什么也没说。爹骑上他的破自行车，佝偻着腰，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快拐弯的时候，我大声喊了一句，爹，你走好！爹停下车，回过头，用颤抖的声音冲我喊道，孩儿，你也走好！

这是十年来我第一次喊他爹。

爹是后爹。

轮椅上的弦声

我上班的路上，常常看到一位五十来岁的中年人，用轮椅推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散步。老人腿上放着一把板胡。老人有了兴致的时候，就闭着眼拉板胡，拉的都是豫剧里的名段，《穆桂英挂帅》《打金枝》《花木兰》……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段子。在乐器上，我虽是个外行，但也能听出老人拉得很专业。老人拉板胡的时候，中年人把轮椅推得很慢，或者干脆停下来，从轮椅上拿下一只凳子，静静地坐着听老人拉板胡。

听同事说，这位老人是个退休教师，因为脑中风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，行走很不便。中年人是县里某局退二线的局长。我们在这里就称他们为老教师和老局长吧。据说这位局长还可以再干几年的，但是为了照顾父亲，提前退下来了。每次看到他们，我都有些感动，为老局长的孝心，为老教师的豁达，为他们身上所散发的温馨。相遇的次数多了，就成了熟人，碰上就互相点点头，笑笑。我不想打扰他们的安静，对他们来说，安静的二人世界是多么美好啊！

一天，传来了一个噩耗，这对父子遭遇了一次车祸。老局长为保护父亲，自己被一辆刹车失灵的货车撞成了重伤。从此，看不到这对父子了，听不到老教师的弦声了。我上班的途中少了一道风景，这三十分钟的路程显得那样漫长和乏味。

然而漫长的暑假过去，我在上班的途中又看到了那辆轮椅。不过，轮椅上的人和推轮椅的人换了位置。老教师腿一簸一簸地推着轮椅，轮椅上坐着那位老局长，老局长的腿上放着一个板胡。老教师瘦多了，老局长胖多了。走到他们面前时，我想说什么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仍然笑笑，他们也冲我笑笑。走过去了，我的泪不知不觉流下来了。

我每天又能看到这对父子了。有时候，我看到老教师把轮椅停下来，搬只凳子坐在老局长跟前，手把手教他拉板胡。终于，老局长学会了拉板胡。拉得当然比不上老教师，可很认真，很投入。这是来自生命深处的声音，这种声音比那些专业的弦声更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。专业的弦声传达出的是美，而这种生命深处的弦声传达出的是力，是爱。

后来，老局长的腿上的板胡成了两个。夕阳斜晖中，两人板胡合奏出的弦声更加悠扬，高亢，似乎能响遏行云，充塞天地。

送姐一件羽绒服

姐来了。一手提着十来斤玉米糝子，一手提着自己榨的20斤花生油，左胳膊还夹着一箱“娃哈哈”。姐胖，拿这么多东西上楼，累得直喘粗气。姐坐下来，气喘匀了，问我们，生意咋样儿了？我说，天一冷，那个市场连个人影也没有。看来，这一百多件羽绒服要积压下来了。妻子指指我的头：“唉，都怨我，一下子进了那么多羽绒服，这要卖不出去，过了年进春季服装的钱都没有了。你看，把晓峰的头发都快愁掉完了。”姐瞅瞅我，眼里满是疼爱。姐从兜里摸出一沓钱，这是两千块钱，你拿着先用吧。等你姐夫打工回来，我再给你几千。姐两口子都下岗了，家也没地，日子过得挺紧张的，我怎么能要她的钱呢？我说，你攒着给小磊娶媳妇儿吧。我把人家欠我的钱讨要一下，进货的钱也就够了。姐说，人家知道你有难处，有钱的话早还你了，没还你那是没钱，你别给人家讨要。我默然。其实我借出去的钱本来就不多，人家知道我下岗的妻子做服装生意了，都把钱还上了。姐把钱放在了沙发上。

姐临走的时候，妻子送了她一件羽绒服。姐不要。妻说，你是嫌赖吧。我只穿了两天，有点胖。要不，我给你到店里拿个新的吧。姐不好再推让。姐走后，我埋怨妻子，你要不送就不送，怎么送姐个穿过的啊？妻子笑笑，傻样儿，我不那么说，姐能要吗？我也笑了，你这三八婆，脑子也开窍了呀。

晚上，姐打电话过来，问她穿的羽绒服卖多少钱，她的邻居问呢。

我说，我们一百五进的。你看着报价吧，能多卖就多卖，不能多卖够本儿就卖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姐又打电话过来，说明天她过来拿几件，她的好几个邻居都想买呢。我要给姐送过去，姐不让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姐就骑着三轮车来带羽绒服了。姐的脸冻得通红，嘴里冒出一缕缕的白气，不停地往手上吹着。我领她到街上喝了一碗羊肉汤，姐喝出了一头汗，然后姐就带着一包羽绒服走了。

过了五六天，姐又来了，把买羽绒服的钱给了我。每卖一件，她都记在本子上。有卖二百的，有卖一百七的，有卖一百五的。我拿出二百块钱给她，她生气地说，你不想让姐上你家了？我忙收回钱。

以后每隔四五天，姐就来带一次羽绒服。我和妻子看看店里的羽绒服越来越少，都松了一口气，我的失眠症也慢慢好了起来。我和妻商量，姐能把羽绒服卖出去，说明乡下还是有市场的。我们明天去乡下赶集吧。马上要过春节了，能处理完尽量处理完。妻子说，我也有这个想法，怕你嫌丢身份，不去呢。

第二天，我借了一辆三轮摩托，带着妻子去离姐家十里地的那个镇上赶集卖羽绒服。天真冷啊，风刮在脸上跟鞭子抽一样。手和脚又疼又痒，像一群蚂蚁在咬。正走着，我突然看到前面一个熟悉的背影。是姐。姐蹬着三轮车，迎着凛冽的北风，在往前缓缓地挪着。风很大，姐的身子弓起来，身体都快伏到车把上了。遇到上坡的时候，屁股离开车座才能把车骑上坡顶。走到跟前，我看到姐的三轮车上放着我的羽绒服。姐也是赶集给我卖羽绒服的。

我把三轮摩托车停在了姐的前面。姐很吃惊地看着我。我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姐说，我天天这样，习惯了。你们还来干什么？你们的羽绒服，还不够我自己卖的。我让妻子下车骑姐的三轮车，让姐坐三轮摩托车，姐说什么也不肯。我在车子上找了根绳子，一头儿系在我的车上，一头儿系在姐的车上。

我和姐，一同行进在呼啸的北风里。天上飘起了美丽而温暖的雪花。

父亲心里有道坎儿

七十岁的老父亲打电话过来，说不想在乡下住了，要过来和我一起住。八年前，我在城里买了房子后马上去老家接他，可他说什么也不来。我知道他是不想拖累我们，而且他生活还能自理，就依了他。现在，他竟然主动提出要来和我住，我既高兴又有些担心，也不知道他是想开了，还是身体出毛病了。

父亲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反常，我就放了心。可我感觉，父亲在这里很不适应。他常常念叨老家的人，老家的事儿。我说，您要想家，我星期天找个车带您回家看看吧。父亲忙说，不想，不想。一次，我把车都找好了，父亲却说什么也不回去。人一上了岁数，都古怪，我只能这样理解父亲了。

过年的时候，父亲仍然不回家。我说我要回家，给几个长辈拜个年，给爷奶坟上烧个纸，您一个人在家，也没人照顾您啊。跟我一块儿回去吧，您不想那几个老伙计吗？父亲说，不想，你自己回去吧。见到那几个老伙计对他们说我好好的。对了，你回去看看你杜山叔家的玉文结婚了吗。要是结过了，你给补份礼，一百块钱吧。杜山是我们家的邻居，两家关系挺好的。

我从老家回来，父亲迫不及待地问我，玉文结婚没有？我说，没呢，订好亲了。订的那家还和咱们沾点老亲戚呢。父亲好像有些失落。